

波  
37  
7

東市書局  
學校圖書

明  
卷  
185  
7

從政遺規

原序

余幼承父兄師友之訓，知肆力於讀書，不以世故紛其心，而賦性迂拙，作輟無常，誦讀不多，體認尤淺，悠悠忽忽，竟不知讀書將以何爲也。迨入仕途，官場事宜，尤未嫻習，臨民治事，茫無所措，未優而仕，不學製錦，心竊憂之。然平時偶有得於聖賢之緒論，合之今時情事，多所切中，此心稍有把握，措之事爲，幸免隕越，不至如夜行者之俛俛何之。乃益悔前此之鮮學，而古訓之不可一日離也。因於簿書餘閒時，一展卷藉，茲陳編以祛固陋，凡切於近時之利弊，可爲居官箴規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不敢謂仕優而學。

亦庶幾卽仕卽學之意云爾。方今民生蕃庶，待治方殷。聖天子本躬行心得之餘，布範世誠民之政，有司牧之責者，益當從根本上講求教養之方，爲民生久遠之計。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何以上副

聖訓，何以下符民望。自惟德薄能淺，無以爲同僚諸君倡。惟奉茲古訓，隨時考鏡，轉相傳布，以此自勉，卽以此勉人。較之門面脾檄，差爲親切焉。蘇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無不立效。願諸君推心理之相同，以盡治人之責，而又參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則宜民善俗，或有取焉。

焉。幸毋曰業已仕矣，何暇言學，竟等諸古人之糟粕也。

乾隆壬戌長至日桂林陳宏謀書於西江使署



耿恭簡公耐煩說

張侗初卻金堂四箴

李九我宋賢事彙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元鼎巡方三則

卷二

呂新吾明職

顏光衷官鑑

顧亭林日知錄

湯子遺書

魏環溪寒松堂集

于清端公親民自省六戒

蔡文勤公書牘

熊勉庵寶善堂居官格言

王朗川言行彙纂

補鈔

呂新吾刑戒

從政遺規目錄終

從政遺規卷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呂東萊官箴

公名祖謙南宋時婺州人官至著作郎直秘閣諡曰成從祀廟庭

宏謀按先生以體道自任以立教為心朱子稱其德宇寬宏識量閎廓所立甚高無求不備蓋相推者至矣所著官箴首以覓舉求權要書為戒見居官者必先自立然後可以有為士大夫不講氣節雖有才華徒工奔競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耶至於謹小慎微慈祥豈弟任理而不任氣此儒術之異於俗吏也雜說中有足為居官之箴者并附錄焉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容尼媪之類入家

刑責過數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他處

薦人於管下買物

茶墨筆之類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賠備

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

衆開合子置簿抄上隨卽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

避嫌故使之無理

直須平心看去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矣

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舍人官箴

此先生曾叔祖名大中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



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  
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  
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當官處事  
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  
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  
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有才識而不能任事皆由不肯如此著想耳  
然後為能盡我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  
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  
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使就其  
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子嘗為秦  
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  
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  
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  
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  
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  
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  
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

從政遺規 卷一  
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治獄不苟皆一點不忍之心非僅懼禍而已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方便二字即和濟也要盡心體貼方得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

後政遺規 卷一  
爲舊任按察害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在

畏爲其難偏欲以難責人 不怨故也不怨由於不公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

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

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善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

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養誠心句 听包甚廣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

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耐瑣屑習煩若不輕喜不易怒不傲不隨皆忍

子之妙故居以此爲尚

雜說附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

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爲當爲之事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

常事之類皆不可聽許多苟且之事俱由此起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

去做如何得會好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便有許多不肯苟且之意

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

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

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居官臨民尤宜體此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我為深或以為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

豈無一句畧可取將此一句堆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畧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已亦不失人推之即大舜之隱惡揚善也

何西疇常言

先生名坦字少平廣昌人未治熙進士官寶謨閣直學士諡文定

宏謀按先生初仕宜黃尉陸子靜稱其廉潔剛毅  
竭力衛民有富貴貧賤不能淫移之概後提刑粵  
東政蹟尤著蓋宋儒之德業兼懋者也惜其著述  
多不傳徧訪僅得常言一帙所採錄者寥寥數語  
而其砥勵志節體恤人情不激不隨亦可以為居  
官者勸矣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  
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靜  
自居矣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謙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大敗家之有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為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

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法不可玩心主於慈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拂而固行之終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混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

視俗以施教察失而立防當今政教之極則也

做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而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

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而已矣不

擾為安乃善政也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孳育取義尤切也蓋求  
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  
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饑飽勿違其意是可為乳哺者  
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為最親近世長民者每立抑  
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  
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貲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  
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情偽百出何所不有胸有成見自然不得其平直者伸之  
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任事者律已不嚴而為

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  
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覬疾之自  
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

以因循為安靜以紛更為振作者所宜鑒此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為之制節而  
一聽俚俗之自為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為一典頒  
之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王伯厚困學紀聞

先生名應麟宋咸淳時人官尚書

宏謀按有道之言泛應曲當蓋由所見者透而所  
 籌者遠也伯厚先生困學紀聞言近指遠字字精  
 奧所採數則不專為從政者言實從政切當不易  
 之理有心者當自得之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  
 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  
 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做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

從政遺規 卷一  
毅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兼此二義可以因人施教可謂以德化民

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

戴卻數鄉稅鄭雲宥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四句詩中有無限愛

惜民力之意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

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總是為天下不為一身計久遠不計

目前可為居官者法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

富季元衡儉詵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

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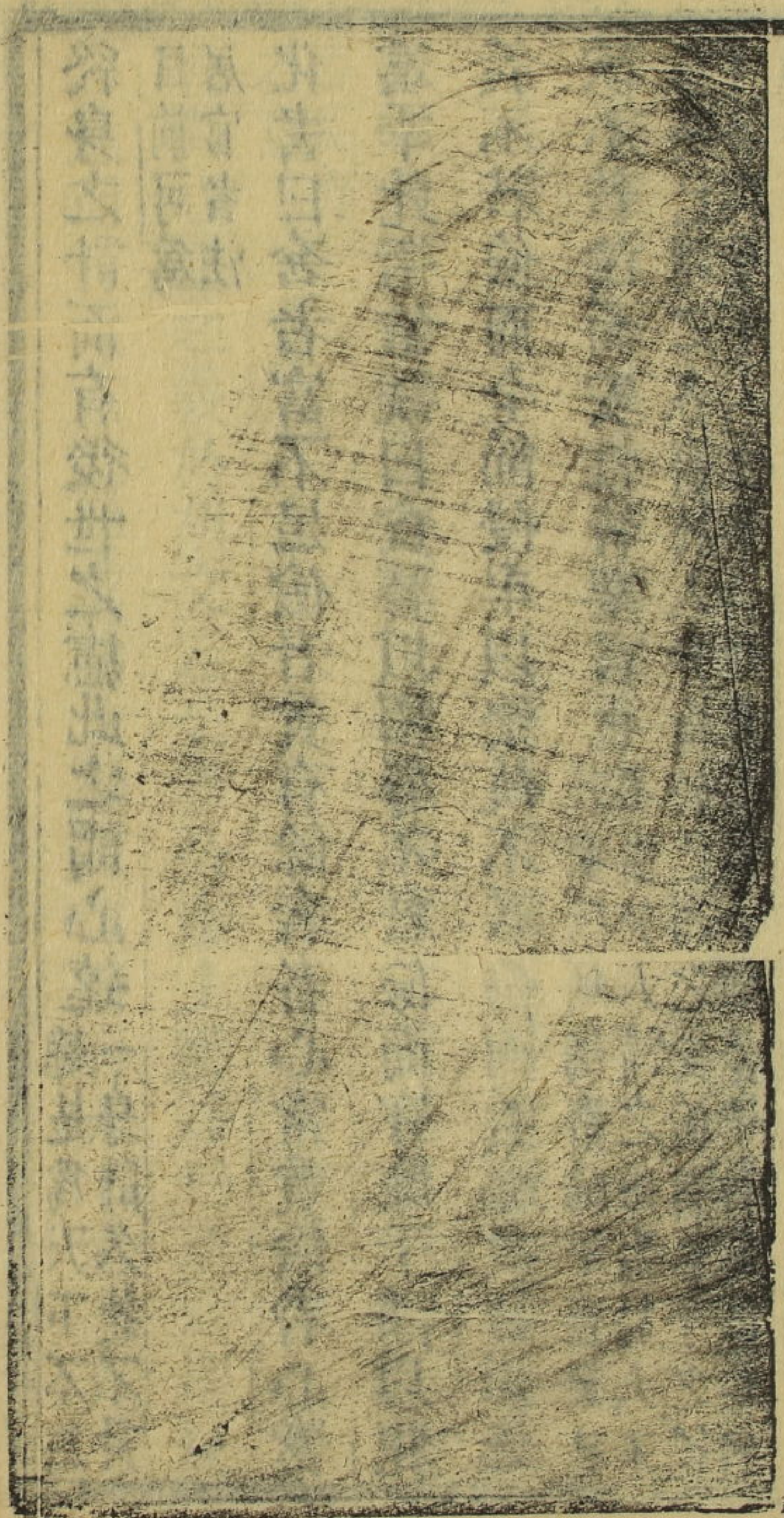
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璩按炳燭齋隨筆齋於已不齋於人謂之儉齋於人不

齋於已謂之吝齋於人并齋於已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

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

是詰之罪人也



龍圖梅公五瘴說

公名摯字公儀宋成都人官諫議大夫此徙昭州時作

宏謀按此文刻於桂林龍隱洞之巖石當時仕於斯者多患瘴故作此說所立五瘴皆仕宦之積病而水土之惡不與焉蓋瘴自外來者可卻瘴自內出者不可避也大凡居官每每計較地方苦樂以為憂喜若惟恐地方之有累於己而不慮己之有負於地方以此五者自省亦可知所置力正不徒身在瘴鄉者書之以自壯耳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

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盛陳姬  
妾以娛耳目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  
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極之以示天戒雖  
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遁矧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  
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與

許魯齋語錄

先生名衡字平仲元時河南河內人  
官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從祀 廟廷

宏謀按先生數逢陽九崎嶇戎馬之間獨以正心  
誠意之學倡其徒以學校農桑之務告其君使堯  
舜之所以為治孔孟之所以為教者燦然復明於  
世厥功鉅矣惜其疏稿多削而不存集中所載十  
無二三茲採其言之關於治道者附見一斑有志  
者悉心玩味隨事體驗亦可以卓然自立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

從政遺規 卷一  
不言而自革者也

恐害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人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

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爲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

以公心謂仁二字纔有分曉以盡職守分謂義義字乃見著實

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  
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  
仁恩

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說不著實的人向聖人  
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明白家  
的明德於事理所止處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每畏服他  
自然無那顛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  
了

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爲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求  
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的好  
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爲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  
有不得其所欲者

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  
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  
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  
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其事閱月窮  
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  
又有眾寡之辨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

從政遺規 卷一  
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  
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  
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  
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  
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號令數變無  
他也喜怒不節之故

任用人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已  
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  
可

薛文清公要語

公名瑄號敬軒河津人永樂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從祀廟廷

宏謀按先生以理學鉅儒爲一代名臣茲編所錄  
皆從躬行實踐生平閱歷而出故言之平正無疵  
而親切有味若此人能悉心體究嚴義利之辨觀  
物我之源則心地日就光明規模日就宏遠孰謂  
儒術迂疎而寡效耶

吾居察院中每念章蘇州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  
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  
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

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銘諸心則滿腔皆惻隱之心觸處有利濟之事矣

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治民亦當曉此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許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

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修德行義

原無聽命之理此即義字也故義命二字不可偏廢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

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有益者不為無益者為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  
之合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  
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所謂能發能收也

事已往不追最妙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官場中因此害事不少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素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聞人  
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  
修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  
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匠藝  
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  
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  
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  
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  
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  
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  
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  
偏向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

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

推廣此心可使萬物得所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  
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  
而處得其當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  
播告之旣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  
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  
遽施於下旣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  
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爲政以愛人爲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畧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其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人所以干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

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  
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  
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  
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而加  
慢易之心哉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

則難一恕字盡之恕則公  
恕則厚其理如此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

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  
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間

以發其怒矣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於天可也或治奸頑而務  
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故欲曲徇

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必要人  
人道好

亦是私心况人之願欲不齊識見  
各別事關重大豈能盡如人意

只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切中後世

祿仕之病

仕者能就養人  
着想纔有可觀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

矣是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為政通下情為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裏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觀其事者可為

貪侈之戒

不欺君目不欺心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始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

理故謂之八分書

看得律是防範人欲扶翼天理則可以用律矣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  
爲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文成公告諭

公名守仁號陽明明餘姚人官四省總制封新建伯從祀廟庭

宏謀按爲治雖有德禮不廢政刑告諭者所以章  
德禮之化與民相告語唯恐民之不知而有犯乃  
以政防刑而非以刑爲政也張橫渠爲令每有告  
誡之事必諄諄懇懇令其轉相傳述并不時覘其  
曉諭與否卽是此意近世告文不論理而論勢止  
圖詞句之可聽不顧情事之可行不曰言出法隨  
則曰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真意官以挂示便  
爲了事而民亦遂示爲貼壁之空文矣陽明先生  
告諭動之以天良剖之以情理而後曉之以利害

看得士民如家人子弟准心置腹期勉備至民各  
有心宜其所至感動也其餘持論大概卽仕卽人  
擴公溥之量遠功利之習皆居官之藥石因并錄  
之

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  
兄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  
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  
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  
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鬻訟之人爭利而  
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

業上辱父祖下累子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

訟故吾言懇心於此父老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

論軍民

吾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卽  
調大兵勦除爾等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况  
聞爾等亦多人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  
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遽爾與師翦滅是亦近於不  
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  
强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皆已誅滅無存爾  
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甚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  
人心之所其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



從政遺書 卷一  
等爲盜賊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爲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爾

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共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憐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

市之中優遊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  
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  
子戮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  
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改動  
亦由爾等為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  
之兵糧無窮縱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  
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  
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  
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  
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

爾等而後可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

盡如此而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

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論淵頭巢

處地委曲纏綿冀其感動况良民耶

論淵頭巢

風俗不美亂所由興窮苦已甚而又競為淫侈豈不重自

困乏夫民習染已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

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

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

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

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

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各目奢靡相  
尙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十成羣凡此皆糜費無益  
有不率教者十家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  
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  
違棄禮法之可恥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豈獨爾民之罪  
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

諭南安贛  
州軍民

各教讀務遵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啟迪  
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諭其父兄不但勤勞於  
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  
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凡

教授茲土者亦有光矣

社學  
條約

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  
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嘗棄其宗族  
畔其鄉里四出爲暴豈獨其性之異亦由我有司治之無  
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誨訓戒飭於家庭者不早  
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協和之  
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  
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  
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

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  
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其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  
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  
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  
之間爾等慎思吾言

南贛  
鄉約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  
人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  
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  
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  
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  
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勦除  
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牌法及至盜賊  
充斥卻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  
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  
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  
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  
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  
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  
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挂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防勸諭深山窮谷必致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今之守今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

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

能以此爲政則教亦在其中矣總要有一片愛民實心惟恐民之愚而犯法乃善

訪得各官於所行十家牌視爲虛文不肯著實奉行查考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特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牌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一備查考如遇拘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等項不良之人

同具不致隱漏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有盜竊卽令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

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士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與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

以上論十家牌如  
此方見保甲之有益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昏喪祭諸儀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

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叩以冠昏鄉村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南甯府官吏卽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使諸生有所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

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講禮牌 禮教始于紳士振興全在官同

稔惡各猥舉兵征勦刑旣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旁良然各巢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令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制御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天下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

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湊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

緩柔流賊啤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

民其思之

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餽粥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之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至今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啟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餽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



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疢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吾之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若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俱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皆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

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其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當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母遺悔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申在鄉村

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夫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過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擢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屋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差役亦甚繁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

未嘗稍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

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敵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

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平吾罪爾矣

以上廬陵告諭

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年老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豈能辭責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

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其散廉讓之風

優獎致仕官牌

有一屬官聽講日久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卻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之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此許多意思皆私須精細

省察克治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卻事物爲學卻是著空功利之毒淪浹人心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大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其成天下

之務而其心則以為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  
以若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  
聞聖人之教而視為贅疣柄鑿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  
其勢所必至矣

以上傳習錄附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  
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  
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

乞養老疏附

蠻夷性猶麋鹿必欲制中土郡縣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  
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  
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

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維土  
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  
野之中而無有牆墉之限獷牙童牯之道終必長奔直竄  
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獷牙  
童牯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  
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牆墉禁其羣觸終  
將踰垣遠遊而不知踐禾稼決籬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  
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

撫夷之論千古不易

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  
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

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  
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  
不溢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  
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  
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  
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  
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  
言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  
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  
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

爲久安長治之策也

以上圖久  
安疏附

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  
一家而一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  
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  
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  
有間則又何怪其險易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  
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  
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  
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  
之民亦將視吾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

不忍去况以為懼而避之耶

送黃敬夫序附

習俗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以提學為職又兼理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詞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者焉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不遠於本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苟其心凡鄙猥瑣而徒間散

疎放之是記以為遠俗其如不遠何哉

遠俗亭記附

人老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日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

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親民堂記附

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

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也  
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  
者也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專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  
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爲八邑之民  
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  
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答修太  
守書附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且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  
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  
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  
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

以異俗爲心耳

與胡伯  
忠書附

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木何往而非實  
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  
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  
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  
力處故云爾與陸清  
伯書附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  
之以濟其善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  
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  
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

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楊遂菴書附

古禮之存於世者老生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

耳答鄉謙之書附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

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蒼朮之門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

鮮有不誤者矣

答方叔賢書附

諸公名位俱極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

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

與黃宗賢書附

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而悔吝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



自孚誠積而自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失職其能以無咎乎

五經臆說附

子禮為諸賢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愆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歎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

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歎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

書朱子禮卷附 即學 即仕之義此為透切

耿恭簡公耐煩說

公名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州人嘉靖進士官戶部尚書

宏謀按居官蒞事牒訴紛錯日出事生欲每事躬親料理未有不以為苦者一有厭苦之心便有不耐之意或草率了事或假手他人或闕茸稽延或急遽無序民亦多蒙其累事便不得其平不耐煩之流弊良不淺矣天臺先生所著耐煩說入情入理切中錮病并謂耐煩更在廉之上尤自來官箴所未及也大抵有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心則汲汲孜孜津津亶亶委曲誠求以期有濟雖煩而不厭其煩君子之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古聖之不

泄通不忘遠無非此意切毋視作好爲煩瑣更不可徒視爲能耐勞苦而已也

有筮仕爲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反之曰子茲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汝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憤懣之心生則上下之情睽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旣未可逆上以懣又不容違道

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叱隸之子款啟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執掌夙食靡遑倏旅賓之鵠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禮下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眾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筮庫犴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

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卽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動勦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叢腥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

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脈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合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與

張侗初卻金堂四箴 先生名翥松江人萬歷進士官吏部侍郎

宏謀按四箴所云當爲者卽孟子所云求在我者也不當爲者卽孟子所云求在外者也迹雖近似義實相妨今一一臚列之互舉之是非公私顯然可見矣憶余爲諸生時於官齋屏壁間曾見此箴覺有怵於心而未知其言之切而中也比來閱歷仕途深嘗世故每見士大夫往往於此四者辯之不明遂致誤入歧途貽悔末路益服先輩格言切中世病足發深省而愧前此失於體認草草讀過也然則思齊內省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願與

世之君子其勉之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  
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媼援爭件一鬻功名  
究竟非求而得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造福正所以求福不可不知

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敢詩書尚氣節  
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  
辱身喪名莫不由此求名適以壞名名豈可市哉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  
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俗  
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  
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誦無論在己在人  
之用義不當用則謂之傷有財者可以鑿矣

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  
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養其身以有為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  
宅守妻子似乎愛惜此身卻不知已置此身於無用直謂之不自愛也可此惜身也養身  
者靜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李九我宋賢事彙

公名廷機福建晉江人萬歷中會元官大學士諡文節

宏謀按宋世人材最盛名公巨卿或起家外吏或山重臣出歷州郡其政事卓卓可紀皆由蘊蓄深厚非矜才任氣者所可幾也李九我先生所輯宋賢事彙分門附類畧等世說余手此一編以自考鏡且慚且奮十年於茲矣茲輯從政遺規特錄其切於政事者若干條九我先生有云人之方寸自有古人如穀之種如木之根此編所以爲溉之培之之助也時勢不同心理則一或師其事或師其意或更推而廣之所得良多願毋讓美古人也

王沂公會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  
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  
或教公增年公曰初進取可欺君耶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口不  
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張忠定公詠亦嘗曰

廉不言貧

居官者真貧且不必道况未必貧也

辛簡穆公次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高宗嘗面諭  
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閭中不受俸公對曰臣  
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上曰使人

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  
利聲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李文定公迪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  
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  
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  
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  
儉難吾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  
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  
如一日乎王沂公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卽瞑目曰吾

家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

同年孫冲子京來辭公留飯安排饅頭食後合中送數軸

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送紙一節

施子物薄情厚其事猶小看作愛惜物力化無用為有用其理甚大

仇泰然愈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日問君日

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驚曰吾為郡守費

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自是見疎觀人操守

此亦一法儉者或不皆廉若奢則雖欲不貪不可得也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月度不

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亨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懸

壁間椒桂慈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

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葷鹽風味可長

久也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

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

菜羹器用養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

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

賓友嘗累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

吝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其弟以呈公曰甚佳公命繫之曰

從政遺規

卷一 宋賢事彙

辛



遠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絕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

二條可謂愛古董玩器者喚醒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行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此理隨事皆可見得人自

看不破耳

范蜀公鎮不為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士子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韓忠獻公琦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為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

呂文穆公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

縱知其人亦有何益不如不知為妙

王文正公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真宗謂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

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寇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要學他不是韓魏公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論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便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公家有二玉杯甚佳一日宴客置案上爲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

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不動客皆歎服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忽他顧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執燭矣其量如此

王沂公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以齊州已差人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均平二字何等胸襟

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

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

杜祁公衍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爾門人曰何也公

曰衍平生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能悉薦此所恨也以此為恨純是一腔公忠與市恩樹私者迥別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語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伊川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

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公道不可偏徇下情亦當

體恤莫認做周旋世故上

王沂公當國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服其言

程明道先生顯為鄂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公私之分在此二句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賜叔呂寶臣同任樞密賜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秤停二字最吾輩處事所宜致力

文潞公彥博知益州嘗宴客於鈴轄廡舍夜深從卒拆廢為薪以蕪火軍校不能止白公坐客驚欲散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

前輩言蒞官有三莫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元城初登第與二同年謁侍郎李公若谷請教李曰其守官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馬永卿自言嘗問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為出僕復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以僕初登仕行或違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闕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

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凡仁心惠政字做出不僅於俱從有此四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熙甯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

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溫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快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溫終身行之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

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  
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如揚州青州南  
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日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  
閒如傳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  
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  
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  
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  
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富自知之吾昔貶官吏陵彼非  
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案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

違法徇情無所不有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  
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  
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  
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  
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可見士人平時隨所見聞細加  
體貼觸處推廣皆可爲當官行

善之助

歐陽公代包孝肅知開封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  
不求赫赫名有以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  
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  
聞者稱善

韓魏公鎮大名時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  
病亦許就決於卧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  
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言而決可委人乎

周濂溪先生敢頤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  
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  
徐接以洗冤澤物爲已任

真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齋  
養精神先生曰郡做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政  
訟理亦惠民  
之一端也

陸文安公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

復令自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  
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  
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育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  
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

居官能知害民在  
何處思過半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教民植桑  
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按  
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林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

官也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官稅錢繫獄者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縲紲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囹圄遂空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已事與其得罪於百姓甯得罪於

上官

四語有無窮意味可造無窮福澤

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縱民競渡大守

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爲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宮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葬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



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趙清獻公抃熙甯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

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官以減市價爲愛民一偏之見

葉石林夢得政和間帥穎昌歲值災傷淨殍自鄧唐入境

不可勝計公盡發常平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續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此法者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

厚之道

亦公論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為參政者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且不復用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為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

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為

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

閉一第窳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泊事罷訪還其家

無者嫁之居官能為婦女養廉恥莫大陰德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

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

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

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

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  
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  
參知政事

張南軒先生棧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已常闕疎  
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明道先生曰  
當以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  
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范文忠公鎮爲諫官趙清獻公抃爲御史以論事有隙王  
荆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神宗

以問河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

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荆公謂

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

事重則私  
怨自輕矣

范忠宣公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王者溫潤之物若將

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爲小人侵陵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范忠宣公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病忽失明上表乞

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

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出衣盡溼顧諸

子曰此豈章愷爲之哉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愷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爲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

前段喚醒失意而咎他人排陷者後段喚醒議事而黨同伐異者

伊川先生願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看得道理重故見道理不見刀

鋸鼎鑊不然明明刀鋸鼎鑊在前何能不見

司馬溫公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耶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枉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得失之累奈何  
 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已  
 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家貧親老四字最為弁競營求者藉口得此可以喚醒孟  
 子云仕非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有時二字極有分曉非貧  
 則必仕也有貧則必仕之心便有仕則不貧之想患得患  
 失何所不至哉李二曲云顏子簞瓢陋巷當其時尚有顏  
 路在若顏子以親老之故少貶徇人雖日奉五鼎之養  
 亦謂之大不孝何以為顏子可與孟子程子語參看  
 張橫渠任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  
 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  
 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  
 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誦誦口論使往

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

告某事問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

夫孺子無不預聞官司行政有惟恐不能及民之心乃

可謂親民之官教與養成莫不由此

宋仁宗性仁恕一日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甚饑思食燒

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

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

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帝

尚不肯輕有取索惡其開端地方官因一已口體玩好之

需貽百姓供應承值之患者可不戒與自此以下八則出

宋稗類抄因皆宋賢事

而可法也故附錄之

從政遺規

卷一 宋賢事彙

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止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平莫非備此邪人也斂於富家散於婁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耳

有范延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否延貴曰昨夜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賢雖不識之知其好官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至邑則廛市無賭博而身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曰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司薦於朝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強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

催科不下文符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

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二語無窮妙義能此何事不辨不催科聽訟已也

呂文獻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

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

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

懲而大誠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

大辟也初之勿較後之悔純是一片與人為善之心與含怨怒而快恩仇者迥別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

知最厚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  
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  
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能輕富貴勇於  
有爲然不易得  
止因吝於改過遂致誤國禍身况并不能  
輕富貴并不足有爲而惟吝於改過者耶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王公知杭州詠知仁  
和縣爲屬吏先以書文寄公公不答及到任畧不加禮課  
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  
矣後王公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問其故公曰詠之才不  
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可爲講詩  
文而曠職  
業者法可爲恃世  
誼而廢公論者法

某官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  
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事要當痛  
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訾量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  
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及今趨趨官  
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每三復  
斯言爲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爲官家子  
弟現身說  
法何等婉切以此爲  
從政者之家訓可也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公名之龍字存之號景逸江南無錫人萬曆進士官左都

御史贈太子少保

宏謀按所列條約皆州縣所必有之事而士民所切切然日望於其官者也惟能事事從民生起見則有一番措注即流一番福澤余故採其尤要者具著於編俾世之君子時常借以自鏡孰為循名而責實孰為苟且以塞責何去何從當必有能辨之者矣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惟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



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今自撫按

而下以遞相約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欵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爲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於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關人倫傷風俗者必置之法如

是久之而教化自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爲諸生諳切教誨  
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  
其心術正其識見爲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爲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  
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爲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敢請邑中德  
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爲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  
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  
易皆得之於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  
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一學宮蔽壞卽申詳修理境內并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  
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卽時修理完好仍要掃除潔淨關鎖  
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  
者常以此古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尙可稱民父母乎  
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卽  
以弭亂爲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於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廩自放

從政遺規 卷一  
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墟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頽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汗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獨不沾實惠皆緣吏胥添捏

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本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孀姪可養者不得混收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穀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設廠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算定人戶額田數田糧

行正道夫 卷一  
數均徭里甲條鞭數分爲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  
此簿不得別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簽民間  
依限完者卽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  
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未完者卽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  
七八分存剩二三兩者卽從寬處毋得但論銀錢多寡而  
不分全欠零欠之殊催徵只用里甲間於好頑之戶行不  
測之威稟拿一二無得徧差阜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  
益繭絲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詞致原紳  
兩家同歸於盡民之窮因此其一端爲民父母當臲切勸

化令勿輕訟事涉論理而無大故者卽爲焚其狀詞免其  
讐隙其他苟無關係概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縣官卽至  
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  
令帶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卽到壇中相  
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  
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老穉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拘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阜快  
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鋪致染瘟疫及為牢頭索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勒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吏書門阜暱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為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匾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為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之蠹賊蠹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於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名俗一片機械變詐無識者競以為能浸淫入於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為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人并拏重治

一刑杖竹篔不得過重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杪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阜快門役擁立左右致姦弊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

後政遺形 卷一  
必於一月內了使史書不得延捱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沈  
擱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爲妻子僮僕親戚所壞  
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平易買不  
得倚官減值虧短縣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舖行錢物  
佐貳衙一并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生辰合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  
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著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  
內無合移用以致缺少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旣饜飽吏胥  
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  
徒滋擾害而已旣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  
要在賢者著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此實爲未  
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

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於法一有生發卽行嚴捕必擒獲  
而後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  
如子既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往  
往深怒失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  
貨賄致盜賊以此縣便於行劫縱橫無忌主不敢告捕  
快不敢擒釀成大亂恆必由之所當痛以爲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卽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賊賊  
真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  
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原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

鄰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爲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居住者兩鄰  
不首同罪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節儉以挽侈靡之俗卽宴會名  
刺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  
緝糾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

一民間泔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鄰不首  
者同罪

傅元鼎巡方三則 公名梅直隸邢臺人萬歷舉人官刑部主事卒贈大常卿

宏謀按為大吏者以一人之耳目而察數十百人  
之賢否地遠勢隔視聽難周於是有託密訪於私  
人採虛聲於道路而狙詐百出傳聞異詞若即為  
定論所謂一指當前不見泰山者也傅公巡方三  
則因其事之所必有揆其理於不可易不事揣測  
鉤距而光明正大自無遁情其察吏之金鑑哉為  
屬吏者更可知所以實致其力而不必為塗飾耳  
目之觀矣

曰因文屬吏有謁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論議就中



細細察之有據理據勢明白直截者有不吞不吐騎牆兩顧者有一問即對條暢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沈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眾而必爭者有中實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五六以言察吏大概不出此幾種第言有誠偽事有是非

又當有辨故云止得五六

一曰因人巡方時經過阡陌間一省親遇佳山水暫一登臨不拘耕牧樵漁霽色與言問年成則可次及於催科問道里則可次及於勾攝問保甲則可次及於佐領問鄉約則可次及於官師未有大賢而百姓不極口者未有大不肖而百姓不攢眉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事本相因故得十之

七八

一曰因事當攬轡入境畧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見其保障學宮見其文教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養濟見其慈惠實做者自與虛應者有間渾堅者自與妝點者殊科見任去任悉無遁情此中察吏百不失一也種種皆有實蹟不可假借故百不失一也

從政遺規卷一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containing faint characters.

